兩鎮三關通志卷七

兩鎮三關通志卷八

玄宗開元三年夏四月突厥欵塞

突厥默啜年老昏暴部落怨叛于是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思太吐谷渾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鶻屈頡斤苾悉頡力高麗大酋高拱毅合萬餘帳欵塞降詔納之河南拜文簡遼西郡王思太樓煩郡公道奴雲中郡公鶻屈頡斤陰山郡公苾悉頡利鴈門郡公拱毅平城郡公賜賚有差

何以紀為玄宗喜且惜也默啜肆惡終中宗之世不能已亂玄宗始立諸部來降士馬獲休供役頭減為

可喜也然置之河南則擾我內地錫以崇爵則汚我華階得無致惜也乎或問居河南不紀曰非我土也于欵塞見之

附唐夷禍說

舊讀唐書怪其多夷禍及是乃悟夫唐之太宗玄宗非所謂英明之主乎太宗以武定天下禽頡利而奴僕之創業之功斯極盛矣玄宗親入飛騎營斬韋后靖內難即位之後突厥來降秦隴祗定中興之治亦極盛矣然二君者求賢論治之素不足以勝其好大喜功之私防微禦患之方不足以抑其長駕遠馭之畧故創業者蒙貽禍之譏中興者致靡終之釁夫九原雲中定襄鴈門此漢之名郡也自劉琨以勾注割拓跋而天險淪夷自拓跋以懷朔居柔然而夷落南徙西北之藩籬既孤中原之轉輸愈困戎禍始無紀極矣而夫陰山一皷頡利就禽此天之福我中國太宗爲萬世建長策時也于此因天地自然之險尋兩漢疆域之舊審也兵以置郡責郡吏以營田俘禽餘孽委而去之並建以弱其勢分護以制其奸將繼唐者實賴之矣而乃內受其天可汗之諛外假以大將軍之號遂使弱者籍口以威隣强者竊發而反噬宿衛蓄禮率之奸朝請有車鼻之詐曾不

再傳默啜起而大肆矣是唐之夷禍太宗始之也受降旣城默啜授首此又天之福我中國玄宗爲唐室開再造時也乎此謹沿河千百之戍廣河南耕牧之司因三城以復四郡因四郡以理諸府降附諸種推而遠之存亡以結其心威暴以餙其法將終唐之世無胡馬之警矣而乃忽仁愿併力之謀循元楷壅門之懦旣納之內地復假之華階捎樓煩之額厥成范陽之逆圖曾不數年回紇起而大肆矣是唐之夷禍玄宗終之也故嘗謂中國之待夷狄有四失焉延之入居則淪險而失據假之爵位則蔑禮而召侮親之宿衛則變起于倉卒委之扞邊則禍生于窺覬唐之二宗備四失矣享國三百而夷禍過半不亦宜乎

十一年始屬河東道

景雲中置北都長史持節領和戎大武諸軍開元八年更爲天平節度使至是復更天平節度爲太原道節度使領太原以北而以雲朔蔚代諸州隸之後改稱河東道○雲州眞觀末置治恒安代州隋置即今代州

初屬謹之也說見宣紀初屬盧龍道下

十二年置橫野軍

于蔚州東北治安邊縣○安邊疑即安定

監察御史顏真卿來行寃獄

五原有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人呼御史雨

行寃獄仁政也致雨異績也是故真卿之來也必紀

天寶三年城大同靜邊

王忠嗣爲朔方節度使上平戎十八策帝嘉納是歲忠嗣請城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實八之又併受降振武爲一城報可是後虜不敢盜塞自朔方至雲中斥地甚遠論者以張仁愿之後惟嗣忠能繼其績○清塞軍唐初置在橫野西靜邊近大同地或問城受降大同仁愿忠嗣也二人何以不録曰以事紀者因地以見今以人紀者因人以見事二子朔方節度以事紀者也

八年春三月置橫塞軍郭子儀爲橫塞軍使

置橫塞軍于木剌山詔子儀即軍爲使後以地瘠徙來清城號天德軍仍以子儀爲使兼五原太守○木剌山來清減俱在豐州北

肅宗中興汾陽之功爲大汾陽佐命朔方之力居多橫塞之使豈非天乎

十二年置天安軍

于大同川之西○大同川在豐州北即建城處

十四年冬十二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來定雲州

安祿山反詔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遣將僕固懷恩擊賊雲中破之又敗賊將薛忠義于背度山禽忠義子斬七千餘級遂定雲州

祿山兼河東節度故其亂也雲中雁之子儀爲橫塞軍使故朔方命下即以軍至

代宗廣德二年春正月僕固懷恩入于雲州

懷恩佐肅宗中興有大功女嫁回紇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于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慮有變不出犒師閉門自守懷恩表其狀不報又爲中使駱奉仙所構疑懼舉兵攻太原不克會其子瑒爲下所殺懷恩乃與麾下渡河奔雲州

懷恩實奔何以書入曰雲州自汾陽平定以來四從征伐節著中朝固王藩也懷恩逆命兵交太原其反久矣曾謂雲州可以許其奔乎入者不順之辭其見雲州非懷恩所得奔亦非州人所得納懷恩奔者也然則何以不罪州人曰唐世邊州夷虜雜處單于瀚

海兩都護府咸置雲中太守長吏以爲兼官則夫稱兵爲扞者太抵皆異類也懷恩胡也種類相濟則郡人之不能拒明矣入者不順之辭且言易也

冬十一月懷恩以吐蕃寇豐州守將馬望死之

○吐蕃西羌別部至唐漸盛

德宗建中元年春二月穿陵陽渠

時楊炎爲相多變舊制建議于豐州穿陵陽渠灌田發畿縣民役作閭里騷然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不便疏諫不報郢又曰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穿渠之糧貸之約以冬償又以穿渠功直布帛給田者據估轉穀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盡闢矣比之穿渠利十倍也亦不報後渠卒不可成而罷○五城光祿支就頭曼庳河宿虜皆五原屬城也

夫屯田所以省轉輸也而王莽之北假則以擾邊民穿渠所以資灌溉也而楊炎之陵陽則以敝畿輔假貸所以通有無也而安石之青苗則以困天下故曰利不十不改法又曰徒法不能以自行

四年冬十一月神策軍使李晟入援奉天

晟與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屯恒州討朱滔會涇原兵亂帝幸奉天有詔召晟晟即日治嚴時孝忠軍介盜

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約婚更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以已意乃得就道自飛狐次代州孝忠亦遣將將銳卒六百以從

何以紀道我也凡道我者其人賢則紀人以見事其事美則紀事以見人番吾君見人者乎援奉天見事者乎

貞元十二年秋九月李景略爲豐州防禦使

豐州土瘠民困景略治之二年儲備完實

唐末邊臣無可數者録景略可用勸也

憲宗元和三年夏五月居沙陀于五原

沙陀突厥別部也役屬吐蕃其人勇而善鬬吐蕃每戰以爲先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于已欲遷之河外沙陀懼其酋朱邪盡忠與子執宜率衆東走吐蕃追殺盡忠衆死者過半執宜收亡散詣靈州降節度使范希朝爲請詔置之五原以執宜爲兵馬使

於戲晉魏備匈奴鮮卑而元康之曆索頭居于盛樂唐人備突厥吐蕃而元和之世沙陀居于五原晉卒

蹙境于元垤唐竟絶紹于亞子以是知日中之際陰慝所由生忽略之中危禍甚可畏也

四年夏六月居沙陀于定襄

范希朝改授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五原近吐蕃慮其反覆命從希朝詣河東希朝乃選其驍騎千餘自隨號沙陀軍處其餘衆于定襄川于是朱邪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

在易一陰始生其端甚微而其勢甚盛沙陀甫見遽居定襄其勢浸浸盛矣或問居五原詔旨也居定襄則自希朝之措耳何以同辭曰詔以沙陀詣河東則當事者固不以異類謹之矣是故不事罪希朝也

七年開營田

楊炎穿陵陽渠不克乾然天德振武之間良田實多又振武頻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從之以韓重華爲使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畊牛假種糧墾代北地其秋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畊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于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數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罷時宰持其議而止

李絳之措置固嚴郢之故策也孰謂營田爲不可行邪故嘗曰安邊在足食食足而兵自强屯田在任土土膏而食自足王莽之困失于北假之不膏楊炎之敗失于陵陽之求奇也若絳可謂知所宜矣紀曰開營田美絳也

八年夏六月徙西受降城于天德軍

振武河溢毀西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及理河防李吉甫請徙城天德軍李絳盧坦曰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利地也欲避河流不過退徙數里柰何狥一時省費隳萬世策邪天德故城地壤墝瘠北倚山去河遠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地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亦曰非便帝不聽用吉甫策卒徙天德

憲宗英武諸臣紆謀然營田之策用則塩夏克實受降之城移則河朔失勢聽言非難用言爲難信夫

九年夏五月回鶻入寇

回鶻請婚不報遂入寇至䴥鵜泉于是屯兵黑山以備之○䴥鵜泉在西受降城北

附李絳請和回鶻疏

回鶻盛强北邊空虛一爲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儻陛下懷此

增甲兵餙城壘中夏長策生人大幸也臣觀今日處置未得其要夫邊憂有五請歷言之北狄貪婪惟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斥堠未明戈甲未備城池未固餙天德則虜必疑虛西城則磧道無倚二可憂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詳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接失便三可憂自修好以來山川形勢兵戍滿虛虜皆悉之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繫累人畜在旦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能久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方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讐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興裴役且十倍臣謂宜聽其婚使守藩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乃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威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憂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夕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為婚貲

非損寡得大乎今惜婚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非五千不能杆且馳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輒罷其饋餉供擬豈止一縣賦哉

十一年春二月王承宗寇蔚州

承宗盧龍節度舉兵反四掠幽滄并定之間至是寇蔚州焚之而去

穆宗長慶元年秋九月朱克融寇蔚州

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爲僧事見宣紀詔以張弘靖代之會朝廷不省視所送府將勒回本軍弘靖復驕逸于是幽州亂推克融爲帥克融縱兵掠易州殘兩縣又寇蔚州

文宗太和四年置代北行營沙陀朱邪執宜爲招撫使

節度使柳公綽以陘北沙陀素爲九姓六州所服請委朱邪執宜治雲朔塞下慶府十一科部人禦邊號代北行營授執宜招撫使從之

此沙陀得志之始也由是吾土罹其禍矣或疑執宜感恩盡力塞無虜警爲公綽撫馭之功於戲荷盧豈不勤晉而擅晉者拓跋沙陀雖亦急唐而代唐者亞予是劉琨公綽一時之功小而百世之罪大也

開成五年冬十月回鶻款塞

回鶻爲黠戛斯部所破可汗弟嗢沒斯款天德塞求
內附且貿穀食天德軍使溫德彝上言回鶻近邊疑
有異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備之○黠戛斯
部古堅昆後唐初號結骨部雲迦關唐地里志曰在
單于府

武宗會昌元年秋九月詔備回鶻

回鶻破衆共立烏介特勒爲可汗而嗢沒斯仍駐天
德塞下軍使田牟請擊之且曰嗢沒斯回鶻叛將也
不可庇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立
大功今爲隣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困
斃之宜遣使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所以服呼韓邪
也陳夷行難之德裕曰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
城陷必矣故不若撫之帝曰嗢沒斯降可信乎德裕
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
乎但權事勢撫之爲利耳且嗢沒斯至天德已踰年
而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又何以謂之叛將邪宜
詔邊將嚴兵保境以備非常無得輕事邀功從之
或問上書款塞下書備之者何曰與德裕也得治已
治人之道也可以爲萬世受降者法矣然則嗢沒斯
款塞非誠與曰未嘗有犯身卒歸朝盖亦誠也誠矣

與德裕也曰得治已治人之道也可以爲受降者法矣然漢輸匈奴粟宣紀譏其徇人德裕請廩没斯與之者何曰回鶻于唐有平安史之功非漢匈奴比也

冬十二月回鶻入屯塞下

初黠戛斯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已李陵後與唐同姓遣使送公主還烏介聞之邀奪公主因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令公主上表爲已請封用又使其相上書求貸振武城以居帝用李德裕策賑米二萬斛賜書可汗喻遣回部陳夷行益以爲疑德裕曰徵兵未集天德孤危不此敢之後悔必矣

或問没斯烏介舉駐塞下咸有和請一書欵塞一書入屯何也曰循其實也没斯之請求内附也終于入朝烏介之請邀用貸城也尋即背叛實不同辭烏得無異乎曰屯戰之漸也

三年秋八月使者來喻回鶻出塞

賜可汗書曰可汗來投撫納備至今尚在天德來議還蕃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漂寓塞垣殊非計也帝又命德裕代節度使劉沔荅其相書曰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而乃俾隗遠城桀

鷙自若求援繼好豈宜如是所云胡人易動難安若
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黠戛斯所破遺骸棄于草
莽墳墓隔在天涯忿怒之心不施于彼而蔑棄天理
逞志中華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
不在懷時嗢沒斯已降拜歸義軍使烏介求執送報
曰沒斯先投塞下已受其降中國兼容難虧信義前
可汗正以猜霅無親以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
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左右誰敢自保

三年春正月回鶻入寇節度使劉沔朔州刺史石雄擊破之

烏介屢奉詔不肯北還數寇雲朔剽橫水柵初帝遣
兵部郎中李拭至軍調兵食還稱沔可任遂拜沔河
東節度使至是詔沔督諸軍進討沔密約天德戍將
田牟誘其相赤心斬之烏介始懼然其衆尚十餘萬
駐北閭山沔與戰不利烏介遂突入大同川驅掠河
東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沔召雄謀曰虜離散當
掃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徑擊其牙
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可迎主歸有如不捷我則死
之雄諾即選沙陀朱邪赤心及蔚州刺史契苾通以
番渾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見罽

車十餘乘從人朱碧衣諜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告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乃穴城夜出皷譟直擣烏介帳烏介大駭单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無算迎公主還○北閭山在今大同北

二月黠戛斯款塞

獻名馬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帝欲就戛斯求安西北庭地李德裕曰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知此兵于何追發糧運于何道得通所謂以實惠易虛名也乃止

嗟夫武宗之世回鶻南嚮聲爲和好志實內侮德裕紓謀委曲底定小利以餌之世好以要之利害以警之分誼以動之所以處之者至矣及夫邊備漸充徵兵大集于是使臣出視猛將奮戈一舉而奔之不俟後力也於戲其斯折衝之相與余嘗曰德裕之相晚唐如良醫之療弱疾進參苓以引年却烏喙之伐性生意既還沉痾頓脫旁觀如夷行輩何足與議也

三月初置大同道

以雲朔蔚應諸州爲大同道隸屬河東置都團練使領之未幾改防禦使後升爲節度

此大同建節爲方鎮之始也夫唐亡于方鎮而沙陀以大同軍興其兆不已見乎曰初謹之也

四年春三月給事中劉濛來行障塞

朝議以回鶻殘破吐蕃內亂欲復河湟諸鎮濛以才爲宰相李德裕所知奏遣行邊飾障塞治儲備軍資又于天德振武間訓礪兵卒以俟秋舉後帝崩德裕罷相濛亦斥貶事已

唐室經略邊土籌策東夷情君莫如武宗臣莫如德裕使竟其指魏徵張仁愿未之過也而顧以短祚易轍將天命邪紀劉濛來所惜深矣

宣宗大中三年冬十月天德地震

四年河東節度副使常宿來行障塞

回鶻入塞剽殺吏民河東節度使盧鈞欲得重吏行邊宿自請行遂自定襄五原絕武川畧雲中踰勾注鴈門徧見酋豪鐫諭之視亭障守卒增其廩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于是三部六番皆信說不犯塞

或問常宿之來非朝命也曰置使所以親民行塞所以備虜何莫非朝命乎古人曰大夫出境凡有利于國者專之可也而況金革之事邪然大同已自爲道而河東行塞制置之益以見宿有遂事之美無于宗

之吝也是故與劉濛並書

懿宗咸通十年冬十月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

朱邪赤心從劉沔破回鶻拒吐蕃有功詔賜姓名李國昌進大同軍節度使

於戲至是而沙陀之禍成矣夫聖人之于夷狄也禮垂一見之儀易著三年之伐豈其孑孑過爲限制也哉所以防其漸也沙陀之在唐也遐僻寒胡微弱已甚自憲宗開五原之納而習俗漸移希朝有定襄之遷而種類遂盛極于咸通至擁旌節由是振武之叛服無常河東之招討失策縱彼鳴鞭至于問鼎而蔚朔雲代之間無寧日矣尋跡禍始能舍元和也邪紀國昌節度非以賢也

僖宗乾符五年春正月雲中守捉使李克用殺防禦使段文楚以叛

咸通末回鶻寇靈鹽移李國昌爲鄜延節度使再移振武後討王仙芝國昌發雲中突騎從戰有功于是國昌子克用爲雲中守捉使及是雲中饑段文楚頗損軍用兵馬使李盡忠牙將康君立薛志勤桎懷信李存璋等謀曰天下大亂英雄自奮之秋也李振武功名聞天下子克用勇冠三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

足平也時克用戍蔚州盡忠等密使人告之克用欲告國昌君立曰機事已露緩則禍至于是盡忠夜執文楚而克用以兵趨雲州行募兵得萬人次闘鷄臺城中執文楚至殺之表請旌節國昌亦上書自劾且請滅親狥國于是朝廷移國昌大同節度使以爲克用無以拒也國昌實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陷岢嵐軍

此沙陀初叛也克用籍口禀命實則以觀衆心國昌抗章滅親實則欲擅兩鎮罪莫大焉或問綱目于此書軍亂推克用爲留後紀直書叛何也曰軍亂被脅者初不與謀倉卒見强耳克用通謀于外宵介其師盡忠稔禍于中共戕其帥宿謀共濟尚可諉之見强邪直書殺文楚以叛誅心之法嚴矣

廣明元年秋七月李克用奔于達靼

沙陀既拒命爲吐渾都督赫連鐸所襲北奔雲州赫連鐸復先入雲州于是國昌克用轉側蔚朔間鋒勢摧剉遣其將高文集守朔州會招討使李琢兵至文集以朔州降而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追擊克用于藥兒嶺大破之克用窘迫奔達靼○達靼北胡名克用之奔諸軍力也何以不書曰克用叛踰年矣出

師之命屢下招討之任亦專李鈞敗北琢亦老師赫連輕蹻覆其故巢而朶頤易定戰不急賊功不足取也可舉蹲踏稍爲宜人其在宣紀已録之矣論功者核若諸軍者是則在所畧乎

中和元年更屬鴈門道

改大同節度使爲鴈門節度使移治代雲朔諸州屬之○代今代州

振武舊治代改大同爲鴈門治代者以沙陀出奔合二道爲一也

二年春三月李克用陷蔚州

黄巢入長安帝奔興元詔諸道討賊沙陀李友金言于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國昌父子勇略貸而用之賊不足平也于是詔赦克用令友金召之克用以達靼萬人來赴至河東累日不發大掠忻代之間因屯代州蔚州刺史蘇祐與赫連鐸謀攻之克用遂率五百騎襲蔚州祐屯美女谷鐸與李可舉捄之克用直擣其營入蔚州燔府庫而去仍屯鴈門○美女谷不可考或曰即美峪也

此沙陀再叛也匪恩是感而亂是遘狼子也夫

四年分屬河東道

割雲朔二州屬河東

割雲朔則蔚應諸州仍屬鴈門也故曰分屬

昭宗大順元年春二月李克用寇雲州

克用破黃巢拜河東節度使與王重榮稱兵犯闕帝

幸山南毛是以兵寇雲州入東城赫連鐸告急于幽

州節度使李匡威以兵三萬救之戰于蔚州射殺其

將安全復克用引還○東城今懷仁縣

此沙陀三叛也由是雲州不支矣

秋九月李匡威攻蔚州

匡威恃燕薊兵勁旣援赫連鐸欲爭雲代表請討克

用以正稱兵之罪出兵攻蔚州克用養子李嗣源擊

敗之引還

匡威幽州節度使也何以不書官曰全忠逆取匡威

私受去叛幾何未可同之王臣也抗表長安聲其播

遷也何以不書討曰恃其兵力柔順雲代去寇幾何

未可許之問罪也是故係以兩下相加之辭

冬十一月李匡威陷蔚州

匡威復攻蔚陷之置兵戍守而還

二年秋七月李克用陷雲州

克用復攻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爲前軍設伏河上赫

連鐸出戰縱騎追薛阿檀抵河伏發鐸大敗奔吐渾
克用遂入雲州以部將石美友爲刺史

景福元年春三月李匡威攻雲州

克用略地常山赫連鐸自吐渾入攻天城軍克用飛
檄發軍太原李匡威已陛雲州北郊克用自神堆引
兵乘夜潛入雲州出戰走之○天城軍不可考神堆
或曰即黃瓜堆

嗟夫大順兵爭雲蔚鬥沸右匡威者則曰幽州請討
戰伐有名右克用者則曰河東正疆驅逐非據是二
者皆非也夫沙陀積慮在于自私盧龍處心本非爲
國是故曰陷曰攻惟其實而已無可內者也

三年夏五月李匡威戍蔚兵潰

劉仁恭者有勇好大言匡威以爲將使戍蔚至是兵
過期不得代又聞匡威爲其弟匡籌所逐咸怨恨思
亂仁恭以言激之兵遂潰擁仁恭東歸至居庸匡籌
遣兵擊敗之仁恭奔河東降于李克用

戍兵東歸劉仁恭激之也何以書潰曰兵猶火也不
戢將自焚平陳之師不罷則擊鼓之怨興城鄒之役
既病則登丘之詘作久晉戍兵及瓜不召雖微仁恭
反戈必矣潰者大崩之辭其亦竊取于棄師之義乎

噫匡威叛臣何足與謀要以告之將來也

乾寧四年秋九月晉王李克用來討劉仁恭于木瓜澗敗績

劉仁恭素佞黠至河東克用信用之及平幽州表仁恭爲節度使克用起兵討王行瑜徵兵仁恭仁恭辭以執丹克用遺書責之仁恭抵書慢罵囚使者不遣克用大怒自將擊之仁恭遣其將單可及逆戰楊師侃伏兵于木瓜澗克用方飲酒不爲備是日大霧不覺伏兵及戰伏發克用大敗○二年克用以討王行瑜進爵晉王木瓜澗在廣昌縣南

竊據雲州戕殺守將克用不稱官矣木瓜之役書爵者何曰黃巢低定宮闕克清華州出師乘輿反正于此而雪克用可也書爵進之于唐也怨憤興戎交相噬奪方鎮不稱討矣木瓜之役書討何也曰專幽自殖義不酬恩徵兵不從忠忘急難于此而誅仁恭可也書討名之爲賊也

光化三年秋七月晉周德威捄燕

朱全忠遣兵擊劉仁恭仁恭兵破乃復求捄于晉克用爲侵邢洺又使周德威以五千騎出飛狐捄之何以紀病晉也至是而義氣沮矣夫仁恭無王不從

征伐木瓜誠爲失利豈其不可遵養而顧通使出兵言歸于好邪縱寇長惡自弱之道也

天復元年夏四月梁王處直攻晉

克用兵勢漸弱通好于朱全忠全忠以爲晉弱欲遂取之乃曰晉雖請盟而書辭慢大舉擊之王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陰地代叔琮入天井張文敬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抵晉陽乃還○是年春朱全忠進爵爲梁王

何以紀病晉也至是而臣節廢矣夫全忠篡賊志窺神器洛邢雖棧豈其不可自拔而顧納幣請盟甘爲逆黨邪忘君與讐自滅之道也

天祐二年晉王克用會契丹于雲州

克用遣使聘于契丹遂會契丹主阿保機于雲州東城置酒樂甚約爲兄弟共舉兵滅梁贈以金帛契丹遺晉馬千匹

會夷自武靈樓煩後再紀此謹之也

九年春正月晉周德威伐燕

劉仁恭子守光囚父自立稱燕帝晉王存勗聞之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罪矣至是遣周德威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以伐燕○天祐

無九年說見宣紀

飛狐之師兩書病晉矣此其謂何曰與亞子也守光不子不臣人人得而誅之晉爲方鎮之雄劍及于寢門之外宜也是故包茅之辭布而楚人乞盟縞素之兵臨而項氏伏罪惜乎當時之不足以知此而周德威之師尚未堂堂于天下也

十三年秋八月契丹入寇陷朔州

契丹主阿保機率十萬騎入塞攻朔州援之勒石紀功于青塚之南○青塚在右衛北境外

冬十一月契丹陷蔚州

契丹圍蔚州敵樓無故自壞其衆皷譟乘之城遂破由是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悉爲契丹

於戲楚漢之爭也匈奴遂彊五代之亂也契丹始盛然其微也中國遂其安而其彊盛也邊土首其禍謀天下者其無以中國之安爲安使伺釁者成其彊盛以首禍邊土也哉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契丹寇蔚州

遣李嗣源禦之

十三年契丹陷蔚今復曰寇蔚則蔚旋復爲唐也

明宗天成元年置彰國軍

帝生應州至是置軍于州○應州唐置治金城

二年作親廟于應州

即所居舊宅爲之

建廟外郡說見魏嘗自登下

大有年

粟斗十錢

五代亂離中土大困邊塞有年喜真足紀也舊史以爲明宗戢兵保民之效其或然乎

三年置寰州

治馬邑

四年夏四月契丹寇雲州

阿保機弟李胡率數萬騎入塞

五年春正月契丹陷寰州

長興三年冬十月蔚州刺史張彥超以州叛降契丹

于是石敬瑭爲河東節度彥超素與之有隙遂叛降

契丹

嗟夫彥超非人也以其私憤禍國軫民

附綱目不書彥超叛降辯

嘗讀綱目至彥超之叛書曰蔚州叛降契丹疑焉夫春秋之義稱國者公之也亦曰衆辭言爲衆心之所同也故立君者稱國則宜

立之人殺大夫者稱國則可殺之罪鄆潰書潰見衆之棄公盟宿書國見君之必與皆所謂公之也衆辭也夫彥超者一夫也其與敬瑭一朝之忿也彥超不勝其一朝之忿以棄夏即夷史氏復以其一夫之故而稱叛以國幾何其不失權度也夫夷夏天地之大限也淪夷古今之大變也以身遭之生民之大不幸也中國之土疆場之事朝秦暮燕則有之矣未有舉一郡一邑之衆壞冠裂裳甘心即夷者也脫禍以自全則有叛將而無叛兵曼丘臣王黃之類是也籍勢以圖非覬則有叛王而無叛民韓信陳豨之類是也

賂土以邀利則有割土而無歸戶石敬瑭趙延壽之類是也蔚在五代契丹寇者二陷者一而契丹莫之能有也曾謂明宗之戢兵塞垣之有歲而蔚乃甘心即夷邪稱郡書降其誣蔚也乎夫綱目者晦翁未成之書也舛訛不免讀者以意逆之其是非有叛于古訓者則直斷以爲非晦翁之舊可也劉友益書法乃口不書彥超以其有所激也於戲是復誣晦翁也乎

潞王清泰元年秋九月契丹來攻

初阿保機廢其長子突不立阿保機死幼子德光立突奔唐及是潞王從珂以兵入汴弒閔帝突自唐上

書請討德光遂自將南侵次于雲州分兵畧靈丘
突降胡也不忘討賊以告其君居夷將海之意于是
乎驗矣書曰來攻同于默啜也

三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割諸州以賂契丹
見宣紀

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二月契丹主至雲州判官吳巒拒
之

契丹主德光既立石敬瑭爲晉帝以兵北歸至雲州
唐大同彰國振武三節度使迎見皆晉之不遣時雲
州判官吳巒在州主州事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國

安可遂臣夷狄衆曰諾巒乃集兵治具閉城自守不
受割地之命契丹主以兵圍之

嗟夫晉啓南陽本德賞也陽樊不服左氏美之蓋以
天子制義士必有傳人臣守官命有不受而況割中
國之土以畀外夷淪生人之裔以入異類俯首從之
是婦人也坐視安忍是豺狼也吳巒此舉義氣凜然
于是敬瑭始知割地之失謀晉臣始知臣虜之不義
德光亦始知中國不可以力勝而打草括貨之爲逆
施矣余嘗謂吳巒之功不在管夷吾下一匡之類也

彰國軍指揮使郭崇威南歸

崇威耻臣契丹自拔南歸時有張礪者亦南奔爲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不與北同晉北實不知死契丹主顧高彥英曰吾戒汝善遇華人何故使之失所

崇威一人耳與巒並紀乎曰魏人帝秦仲連蹈海不能爲巒之拒剪潔身可也若崇威者魯齋以下咸媿之矣可無紀邪

夏六月召雲州判官巒歸契丹入雲州

契丹圍雲州半歲不能下巒遣使間道求救晉主爲之請于契丹契丹解圍去晉主乃召巒歸以爲武寧節度副使于是契丹入雲州

吳巒志切一匡救精九却以德光之鷙契丹之衆環而攻之數月不舉則其過人遠矣書曰召巒歸契丹入雲州見巒不歸則契丹不入也

附巒死事辯　舊讀五代史見歐陽公不入吳巒死事傳其言曰王令溫疑邵阿巒不能察契丹入具州巒不拒戰即投井死以爲不足貴嗟哉歐陽公于是乎失權矣夫世之所謂死事者非以其志專于報主計耻干求全死者復起生者不媿乎然則事功之成敗智力之大小非在所論也是故結纓美仲由不復議

其傷勇白圭美奚齊不復病其傷信洪有急君之勇則雍丘之破不足虧其仁巡有哭像之誠則睢陽之陷無能損其義邵珂之詐豈夫人所必察南門之師豈巷戰所可拒而顧以之黜巒是不免以事功智力論人物矣于此有人發邵珂之詐于未形拒南門之師于已陷而終于失節臣事所讐斯將在所與乎魏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能行之問君子之所分也嗟哉歐陽公于是乎失權矣

五年夏六月趙崇以朔州歸正

崇執丹朔州節度副使耻事契丹逐其節度使邢律畫里以朔州歸正契丹遣兵圍之使使讓晉趙崇何以不書官曰華之也非契丹所得官也華而華之斯得正而斃矣曰崇官何以知非唐授曰唐無朔州節度

冬十二月契丹陷朔州

初攻城其將裏古只戰没及陷盡誅丁壯仍以上戶三十爲裏古只部曲

朔州已畀契丹矣何以不書取曰不與夷狄主中國也夫中國之主中國得而主之淪夷不幸也天地之大變也所謂威力可以奪三軍而不可以得匹夫匹

婦之心也是故復合于中國曰歸雖千載我不得而外之也復淪于夷曰陷雖已畀彼不得而內之也

晉出帝開運元年秋八月鎮兵來取飛狐不克而還

出帝立用景延廣策絶好契丹契丹伐之不勝至是鎮州兵來襲飛狐爲契丹大同節度使耶律孔阿所敗引還○晉將不可考

晉兵實襲何以曰取異其文以見義也取內辭不克而還斯邊民失望矣

周太祖廣順三年春三月契丹主至應州

擊鞠○契丹主兀欲

遼人初有我土處非其據重以吳巒之守義趙崇之歸正蓋亦凜凜不敢安也故德光以三失自責且嘆漢人之難制及是則南風不競邊口耶夷于是儼然臨之盤遊逸樂播雪無忌矣吁不可悲哉

宋太祖開寶五年秋七月契丹主至雲州

○契丹主耶律賢

六年春正月契丹主至應州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秋八月契丹主至雲州

獵于祥古山○祥古山不可考

雍熙三年春正月都部署田重進潘美來取諸州三月

克之

初帝意欲取幽薊既下太原出兵不利而止及是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國疑可乘其釁帝然之正月遣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朔諸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三月重進至飛狐南遇契丹兵先鋒輔超擊破之遂至城北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陣于東數戰不利用部將袁繼忠計潛命部將荆嗣出其西乘暮以短兵接契丹大敗投崖死者甚衆居數日大鵬翼復來挑戰重進以五百騎付嗣時契丹兵二萬餘嗣度力不敵而宋將譚延美屯小沼嗣单騎夜潛至延美所約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揭白幟于道側嗣回即以所部疾驅往鬬契丹見旗幟連亘疑大軍繼至欲遁時重進兵亦至以衆乘之契丹大潰禽大鵬翼遂下飛狐靈丘克蔚州美師自西陘出裨將薛超敗契丹于寰州寰州刺史趙彥章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應州判官宋進各舉城降美因攻下雲州

畧邊地曰來淪夷之辭也下諸州曰取復故之辭也

夏五月重進美大師還吏民內徙

初諸將陛辭帝勑之曰潘美但趨雲朔曹彬等以大

衆聲言取幽州緩行持重不得貪利虜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是曹彬乘勝輕進爲虜斷糧道師敗帝乃詔重進還屯定州美屯代州遣大理寺丞裴莊徙雲朔寰應諸州吏民于河東京西

北伐失利重進退師何以不書敗曰恕重進也夫太宗之畫也彬爲正兵緩行攻幽州以誘其師重進爲奇兵疾行取雲朔以分其勢彬師既遁遼兵盡西重進勢不能獨畱也故以師還爲文示不失律也四州吏民分置內郡何以不書徙曰恕太宗也夫邊土之淪夷也吳巒嬰城以拒命崇威奮翼而南遷大軍既旋諸郡不守吏民勢不得不徙也故以自徙爲文示不違民願也噫伐匈奴還者書曰無獲驅代人去者書曰以歸不此別之人其謂何

附北伐論

夫自石晉割棄邊土之後知天險不可失而銳意復之者三君周世宗宋太祖太宗是也世宗以不世出之資屢勝之將淮南既定大舉北征水陸所前無不克捷尾橋之屯浸浸舉矣而一疾班師卒以大故其失天時矣乎太祖之時北漢未下勢必先之而太原之圍駐軍甘草地曠日既久疾疫時生且引水灌城不知俟涸倉卒班師至爲敵獲其失地利

矣乎太宗乘破漢之威兼兩朝之富决意用兵數道深入然以陣圖制勝諸將無便宜之權分道進師軍中興較計之論則所謂人和者復失之矣蓄謀百年鋭志三舉卒皆無成爲天下困是後宋人以用兵爲深諱視契丹如虎狼引而避之惟恐或後和議遂堅牢不可破儒畧如寇凖亦不過爭一禦戰以示武于天下少求數十年之安而宋人已震慴搖撼以爲置其君于孤注也自後歲幣不已遂至于括金括金不已遂至于割鎮割鎮不已遂至于遷都遷都不已遂至于納土而宋亡矣盖自幽涿之師潰宋人日咎用兵之失謀而不思自强之有道日罪邊將之生釁而不思天險之宜復日恃和議之足憑而不思虜欵之無厭陳用兵之善者如范文正李綱宗澤之賢竭瓜牙之力者如岳飛韓世忠吳玠璘之勇舉不之信主和誤國如秦檜者至安享富貴老死牖下聽受其說莫可排解千載遡論其何能無扼腕也

契丹復陷諸州

契丹聞宋軍下山後以耶律斜軫爲山西路兵馬都統馳赴之會宋師退各以兵守所下城斜軫至定安擊宋將賀令圖軍敗之追至五臺斬首數萬明日至

蔚州以帛射城中招降城中發間使求抹于潘美美遣軍抹之復爲虜將耶律題伏兵所扼城中聞抹至不知其扼也突出求戰斜軫縱兵腹背擊之于是大潰追至飛狐斬首三萬遂復陷蔚州美令圖後復發兵至飛狐亦敗于是宋軍之在諸城者皆遁雲朔寰應諸州悉陷

附五臺辯　史稱耶律斜軫敗賀令圖于定安又追敗之于五臺明日遂至蔚州解之者曰定安縣名在蔚州東北五臺山名在代州五臺縣夫代州五臺山去蔚四百餘里其至定安復六十里斜軫敗令圖于定安安能即追敗之于五臺而明日乃復至蔚邪且宋師之退也潘美也代州斜軫攻蔚美凡兩出師抹之王侁逼楊無敵北出亦從鴈門北川則當時鴈門諸谷宋人以重兵守之矣斜軫烏能敗令圖耶入鴈門復追敗之于五臺邪然則五臺誤乎曰不誤也蔚東北有山俗呼五臺莫知始于何時去蔚九十里許其去廢定安縣不一舍也史文所言其是也乎果是則自定安以至五臺自五臺以至蔚無不符節合者矣以是知信書不如信人任耳不如任目諸凡長老所傳山水名號之類不可忽也

代州刺史楊業及契丹戰于陳家谷死之

業北漢降將帝用之爲代州北伐詔出鴈門爲潘美副及美敗飛狐契丹兵勢甚盛業議引兵出大石路入石碣谷護軍王侁以爲怯欲從鴈門北川業曰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而却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非敢縱敵欲伺便以立尺寸耳今君責業以避敵敢愛死乎乃引兵自石跌路趍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因指陳家谷曰諸君幸于此張步兵彊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遂與侁陣于谷口耶律斜軫聞之遣副部署蕭撻懶伏兵路側自擁衆爲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業追之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趍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羅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分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河行二十里聞業敗却去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契丹將耶律奚望見袍影射之墮馬被禽不食三日死于延亦遇害○陳家谷狼牙村俱在今

朔州南托羅臺在寧武關東

業書死之與業也然業之死余有感焉蓋傷爲臣不易云夫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況決機兩陣之間惟勝是求惟國是利古人有違節制揮陣圖以邀功名者矣可以佞之微激遽移所守隕身草野乎考之宋史業降將也實負多讒其在代謗書滿篋夫王佞者讒譖之人而外戚之進幸者也太宗以之護軍屬之耳矣是故業敗之不辭而中傷之是懼也夫潘美以大將不能制佞之退谷曰而業以降將多謗能當其交亂之口乎故夫得君不專而與佞倖同事未有不敗者也噫廣利將而李陵降梁竦用而伏波罪豈獨陳家谷哉然則爲業處宜何如曰其在代多口時宜卷而懷之

四年冬饑

契丹大同軍節度使耶律抹只請增價折粟以利貧民契丹主從之

端拱元年春二月饑

大同軍請晉雲州租稅契丹主從之

淳化二年春二月契丹復雲朔歲租

又詔流民給復毋與

夏五月契丹主至五臺

飯僧于金河寺○金河寺在蔚州東

五臺蔚五臺也說見五臺山辯

秋九月契丹主至蔚州

射麻南山

三年秋七月桑乾溢

壞禾稼廬舍殆盡

至道元年夏五月朔州流民南歸

朔州流民相聚甚衆契丹主詔安集之至是相率南

歸達者百餘人

於戲余于是而大齊桓思管仲也衛懿之難狄禍莫

加焉孤竹之伐帝丘之遷豈惟繼絶衛人忘亡方邊

土之初割也藩鎮舊臣閭閻故老側身南庭以徯來

蘇者不止雲霓也厄橋之師不濟岐溝之陣再奔孑

孑遺黎援身南竄宋之君相不真有可恧哉書曰南

歸所以罪內也曰流民其見契丹之失馭矣乎

真宗景德元年冬十月契丹主至桑乾

漁獵

大中祥符四年春三月契丹置蔚州觀察司

六年春三月契丹置雲朔蔚應轉運司

天僖二年夏五月契丹主至雲州

獵

契丹雲州幕官張儉入爲政事令

儉宛平人端慤不事外飾爲雲州幕官契丹主至雲州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幕僚張儉一代之寶也願以爲獻召見訪以世務占對三十餘事皆稱旨先是契丹主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及聞儉名大喜由是顧遇特厚拜政事令郡吏不備書錄賢則書其改受不備書有大故則書孟舒魏尚錄賢者也郝賢遂成有大故者也周法尚張儉有大故且錄賢也

乾興元年春三月雲應地震

嵬白山裂有泉涌出○嵬白山即太白嵬山在靈丘南

仁宗慶曆元年秋八月夏元昊陷豐州知州王餘慶兵馬都監孫吉死之

○李繼遷據靈武僭號夏元昊繼遷孫

由是四郡之地宋人咸失之矣雲中定襄代淪于契丹五原復陷于元昊邊人遭際之霄莫此爲甚也

四年冬十一月契丹號雲州爲西京

置人同府

平城自元魏之後至此復爲都然契丹不之居歲時

巡游供頓轉費紀之志斯民之困也

十二月契丹主至雲州

嘉祐七年春二月契丹賑蔚州

○契丹主洪基

神宗熙寧元年春三月契丹賑朔應州

四年春正月契丹賑雲州

元豐八年春二月契丹主至應州

哲宗元祐三年契丹釋蔚徒

詔中京蔚州罪人徒役者悉免之

徽宗重和元年春三月契丹留守蕭乙薛發兵定奉聖

見宣紀

宣和四年春正月契丹主至雲州

契丹主獵于鴛鴦濼聞金兵至遂奔雲州見宣紀○

契丹主延禧

三月契丹主奔于夾山

金粘没喝敗契丹兵于北安州獲其將衛習泥列因

知契丹主在雲州宿衛单寡報其都統斜也曰機會

不可失也于是斜也出青嶺粘没喝出瓢嶺契丹主

聞金師將至趙白水濼粘没喝以精騎襲之將近行營契丹主乃覺率輕騎走夾山○夾山在雲中北

金陷雲州

契丹主旣出奔使耿守忠叛雲州金斜也與粘没喝等擊走之時雲州城南有浮圖契丹以兵據守斜也曰必奪是城乃可下會金將斡魯鶻巴魯攻浮圖奪之以精銳下射城中城中震慄晉守蕭察刺開門降

夏四月金陷朔應

金已克雲州遣其將娄室攻破朔州閣母阿魯補攻破應州契丹出兵馬邑復爲所敗

冬十月金陷蔚州

擢蔚降將翟昭彥徐興田慶皆爲刺史

五年秋七月置朔寧軍

初王黼童貫請通金夾攻契丹以求石晉賂契丹故地及出兵戰數不利金人遂入燕不肯如約止畀山前涿易等州帝頗咎黼貫乃遣行人趙良嗣如金請山後地以內侍譚稹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令與金申約定界稹至招朔應寰蔚諸州降人爲朔應軍譚稹舉措無足述者置軍必紀見邉人之心也若曰稹雖無謀而歸者可軍也吁不可悲乎

冬十一月武朔歸正

趙良嗣至金以山後地請金主欲許粘沒喝固爭乃止以武朔二州歸宋時蔚應二州契丹守將亦以州降金尋復取之○武州唐置即武川地

武朔之歸金人來畀也何以不書曰海上之盟宋請山後矣左企獻詩自殖之念已萌沒喝致謀租賦之邀四出始畀之空城繼殘之入寇不書其畀不成乎畀也守將之降蔚朔亦歸也何以不書曰海上之盟宋請山後矣童貫否律不取之契丹良嗣失辭不爭之誓約私守將之歸賈旋踵之禍不書其歸不成乎歸也

六年春正月夏取雲中

初金聞夏人迎契丹主渡河遣書于夏許割以地至是夏稱藩于金使使受地金以下寨以北陰山以南雲中之地二千里畀之○雲中古雲中也

嗟夫金人滅契丹十六州歸正之大機也兵燹于童貫而不能振辭失于趙良嗣而不能爭僅得武朔二州而雲中之地乃復入于夏則宋人當局之迷措置之失可勝嘆哉曰取易辭也于是中國無主夷狄橫肆不能與之較矣所以罪內也若夏人之取非其分

盖不待譏也

七年春二月契丹主奔于應州金人執之以歸

契丹主欲奔宋慮不可伏謀奔夏會党項小斛祿遣人来迎乃趨党項又爲金兵所襲遂走應州至余暗谷金娄室執之以歸○余暗谷在山陰縣南

冬十月金作祖廟于雲州

金居易州叛卒于蔚州

宋易州戍將韓民毅以所部叛降于金金居之蔚州凡書居謹之也謂夷狄居中國也易州戍卒固華人也何所謹乎曰天地之大變也夫自中國道衰夷狄侵輟豈惟来居入塞曰寇入城曰陷驅虜曰掠師北曰敗績皆所謂變也然變亦常也何者豺狼與鄰則兵革日事兵革日事則勝負靡常强弱進退之間得不有入塞入城驅虜敗績之事乎乃若中國之人擁衆外叛舍衽席之安即毡裘之陋此則心易逆順情反好惡盖必有雪政以爲之驅匪人以爲之噬所謂人心大離不可爲國者也夫非天地之變哉宋室之亡于斯决矣書曰金居叛卒悲人窮也

十二月金陷朔州

先是金人遣使来許割蔚應州飛狐靈丘縣帝信之

使童貫往受地貫至太原而粘没喝已舉兵發雲州貫使人言割地事粘没喝曰汝尚欲此邪山前山後皆我地也引兵攻朔州克之遂南下

朔州歸正至是甫朞年耳乃復長淪生民遭際之酷可知也

欽宗靖康元年夏四月夏人寇陷天德武州金人襲取之

粘没喝南侵約夏使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武州河東八館之地既而金將谷神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其地

金人書取易辭以罪內也與夏取雲中意同

高宗建炎四年冬十二月金坑客戶

金人立劉豫爲齊帝以舊河爲界患所虜中國人逃歸豫境密諭諸路克期大索客戶三日而罷所得並籍入官刺耳爲官字鑽之雲州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韃靼易馬在雲州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皆行乞于途粘没喝見其衆恐生變復聚而坑之嗟夫立君所以爲民有土利其集衆金人馳疾足奮矢刃以取河北既輕授之僞齊復索所虜客戶而坑

之其志欲何爲哉故曰中國之禍尚可言也夷狄之禍不可言也粘沒喝既稱良將而其霍至于坑客户吁可嘆哉

孝宗乾道元年金置應州招討司

以重臣知兵者爲使治城堡濠墻戍守以備宋此孝宗恢復之效也盖至是金人始有戒心

二年春三月金主至雲州

謁于祖廟因幸華嚴寺觀故遼諸帝銅像○金主雍

夏五月金復雲州歲租

六月金主至銀山

獵○銀山在靈丘縣東

淳熙五年冬十月雲州饑

六年春三月金復雲州歲租

光宗紹熙四年春三月金主至香山

遂幸末安寺及玉泉山○金主璟香山玉泉山俱在廣昌縣

寧宗慶元四年秋七月金主至香山

獵

五年秋八月金主至香山

獵

六年秋八月金主至香山

獵

嘉泰元年夏六月金主至香山

獵

三年春正月金使者來祀恆山

祈雪

開禧二年秋九月金主至香山

獵

嘉定三年秋八月金帥守胡沙虎及元木華黎戰于定安敗績元遂陷雲朔豐勝

元主鐵木真叛金數犯金西北雲中九原境語在宣紀至是其將木華黎乘勝攻雲州沙虎以勁兵七千禦之戰于定安縣之北不利薄暮沙虎率麾下先遁衆遂大潰沙虎過蔚州取帑銀衣幣數千掠官民馬入紫荊而東元木赤察合台窩闊台察罕等遂分兵陷雲朔豐勝諸州

七年春二月元攻武州金刺史楊沃衍禦却之

沃衍朔州人元兵攻朔州沃衍率族人保南山茶杞溝金主聞之以為武朔刺史時武已殘破沃衍至任未幾元兵來攻死戰二十七日元兵乃退

嗟夫金之季世蒙古縱噬然其重帥近臣未聞有抗一矢以相加遺者守却九攻沃衍一人而已是故疎遠或名權顯之大恥君子在野有國之深憂紀之傷之也

金弘州刺史魏用入于蔚州以叛同知忠順軍節度使田琢討平之

時元圍金中都涿請由間道至山西募兵乃以爲同知忠順軍節度使事經畧山西琢蔚定安縣人與用有隙及是自飛狐道還蔚用伏甲路側將邀殺之琢知其謀自外道人定安用遂以兵入蔚州殺觀察判官李宜録事判官馬士成末興令張福刼府庫倉庫反以兵攻琢于定安琢與戰敗之用脫身走易州刺史滿察縛送中都元帥府殺之金主詔以琢守蔚州琢至誅用同惡數人募兵捄中都

魏用稱兵尋素隙也何以書叛琢之敗之甘心所讐也何以書討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琢以君命經畧山西而用欲邀殺之入蔚作亂刼戮横施豈止將邪琢以國難求使遇侮興師及爲蔚州刑無頗濫可語討矣是故正罪曰叛明功曰討

八年金順義軍節度使昌僧奇復朔州

僧哥拳勇善騎射憤境土日蹙糾合銳旅復取朔州乞糧于金金主不許曰復著僧哥之功也忠于所事矣故不以夷嫌也

九年春三月金副統程琢復渾源白登

見宣紀○渾源唐置縣金改州

金徙武朔吏民于鴈門之南

初吳僧哥乞糧議者以雲應已破朔州孤城勢不可久不許又楊沃衍在武州元兵攻圍之甚急金主乃詔遷武朔吏民入關分置之岢石絳解之間元兵追擊之僧哥爲殿戰死

金人立國恃塞外馬力師武將勇也蒙古之擾西北盡失沃衍僧哥出萬死一生之謀竭力禦之僅存二州乞糧不從吏民內徙此其所以亡與書曰徙武朔吏民以別于建武雍熙之間深罪之也

理宗寶慶元年秋八月元主至雲州

初元臣耶律楚材請諸路州縣置長史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程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著爲令及是元主至雲州諸路所貢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原奏之數元主笑謂楚材曰卿何以足國如此授楚材中書令

景定二年秋七月隕霜

三年夏五月隕霜

四年夏四月隕霜

禾盡殺

嗟夫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夫自邊土之淪夷也變故迭見茲蒙古之初世祖在御而三歲隕霜皆于夏秋則天心爲可知也

五年夏六月旱

度宗咸淳元年蝗

按元史是年十二月蝗夫災變雖無常然必無十二月蝗之理元人恒于歲暮省臣上災變或其誤也今但繫之歲下

三年夏五月朔應大水

五年秋九月元復豐勝雲內歲租

七年夏四月蔚旱

端宗景炎三年冬十月元賑雲州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秋七月改雲州爲大同路

二十六年夏雨雹

二十七年秋七月隕霜

冬十二月復大同歲租

二十八年春二月賑大同

二十九年秋樞密使伯顏來

伯顏討叛者海都廷臣有譖其久典邊兵與虜通者詔以御史大夫玉音帖木兒代之居伯顏于大同俟命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至伯顏使人止之曰願少畱以須一戰既戰海都敗走乃召木兒至以軍授之身詣大同

入紀書來者四獨竇默許衡以召植以奔邕以徒伯顏以俟命皆君子之厄也夫桓靈吾無責矣世祖號稱英主而不免于是爲臣真不易云

三十年冬十月伯顏歸于京師

帝悟所讒盡妄召顏還

書來未有書歸者也書顏歸與攻過且爲顏幸也于是顏入受傾命擁立嗣君握劍殿陛社稷賴之矣於戲植垂薄葬之言邕蹈王智之禍着顏者顧不在所幸邪

成宗大德四年工部主事卜天璋來行寃獄

蔚州有劉帥者豪奪民產吏不敢決天璋一訊得其情田盡歸民帥伏罪

興屯田

以黃花嶺土沃發軍民九千餘屯田其地

六年夏六月賑大同

七年春二月饑

詔減直糶米

八年春正月復歲租

夏五月雨雹

秋八月隕霜

九年夏四月懷仁地坼

涌水盡黑浮出松栢朽木○懷仁大同屬縣遼置

于是邊土復坼元氏之亡決矣

六月雨雹

冬十一月地震

十年秋七月雨雹

武宗至大元年秋八月隕霜

冬十二月置蔚昌府

治蔚州

四年秋七月雨雹

仁宗皇慶二年春三月饑

秋八月雨雹

廷祐元年夏六月雨雹

二年夏五月雨雹
六年春三月復歲租
夏六月雨雹
七年夏五月饑
秋七月括馬

見宣紀

英宗至治元年夏六月旱
秋七月雨雹
三年春二月治桑乾道
秋七月隕霜

泰定帝元年夏六月渾源河溢
秋八月雨雹
二年閏正月治桑乾道
三年春二月渾源河溢
四年秋七月雨雹
文宗天曆二年春二月饑
至順元年夏六月旱
秋七月隕霜
二年春三月饑
三年秋七月隕霜

順帝至正二年春二月饑

十三年冬十二月疫

人死者過半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憤懟之積必爲昏札信夫

十四年蔚州兵起

詔行省也速發兵擊之

紀書兵起者二王莽篡賊蒙古異類所謂雖微必著

冀其成也

十五年春正月饑

十八年春二月宋田豐來掠諸州

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帝語在宣紀豐黃河萬户降之

以曹濮兵轉掠而西踰太行焚上黨遂掠晉冀鴈門

及大同諸州復大掠而南

稱宋書掠說見宣紀

夏六月宋關先生復掠諸州

關先生破頭潘等率師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

踰太行破遼州轉掠晉冀鴈門之間至是復掠大同

諸州及塞外諸路平章察罕帖木兒遣將關保擊却

之

或問關保却宋兵不書曰元氏將亡盜賊蠭起諸所

命帥惟知自殖而已區區小勝不足取也是故關保大同之戰孛羅雲內之捷咸無紀也

冬十月宋關先生陷大同

先生南攻保定不下攻陷完州遂北掠塞外攻大同達魯花赤定者帖木兒棄城遁城陷

十九年春二月都督孛羅帖木兒來鎮大同

時盜賊縱橫晉冀爲甚察罕帖木兒漸次平定分兵關陝自屯兵太行圖復山東而朝議以京師勢輕詔孛羅移鎮大同置大都督兵農司分爲十道皆以孛羅領之孛羅率兵與關先生戰于雲內走之遂提兵南向欲全據晉冀察罕帖木兒不從治兵相攻詔遣使和解之分石嶺關以北爲孛羅以南爲察罕孛羅不奉命

前書宋陷大同而此言孛羅移鎮盜賊之謀志在虜掠陷而不有也然元氏至此其亡決矣何者至正之末盜賊交亂元之閫外察罕一人而已故能籍力雲朔收功汾晉既平山西旋理汴洛而乃以孛羅者厮之既慼其統復行其訴于是察罕之志衂而雲朔之兵不爲元氏用矣是謂倒持授之柄也

三月楊誠據蔚州

誠不知何所人據州自立詔平章月魯不花樞密同
知八剌火討之不克後爲李羅帖木兒所破
楊誠何以不書反曰夷狄入主天地大變用夏變之
足當豪傑也特書誠據大之也其敗不書年無考也
秋八月蝗
二十四年夏四月李羅帖木兒反
初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以宦者朴不花之故惡御史
大夫老的沙老的沙奔大同李羅帖木兒匿之太子
使使來索李羅不與太子亦素怒李羅拔扈遣之至
是下詔削李羅官命擴廓帖木兒討之擴廓帖木兒
者察罕子也察罕死擴廓代總其兵得詔分道進師
遣將關保來逼大同李羅聞之遂反以兵襲大都入
于居庸太子出奔太原依擴廓
二十五年夏四月陝西行臺擴廓帖木兒來襲大同
太子既奔李羅以兵入京師元主以爲右丞相太子
促擴廓帖木兒出師于是擴廓遣關保以兵襲大同
克之
李羅之逆稱兵犯闕至于儲君出奔皇后幽置擴廓
討之正矣何以書襲曰斯時也君陷虜中旦夕不測
擴廓擁兵强藩且厲由巳階而不泣血誓師奔問官

守方且徘徊觀釁以圖雲中則亦自爲而已

二十七年夏五月隕霜